

【主持人语】红学研究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从《红楼梦》诞生至今,历经两百余年,已有无数学者站在各自的立场对《红楼梦》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阐释和破译,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在究竟该如何破译《红楼梦》的问题上,学术界争议颇多,至今尚无统一论。之所以如此,在木斋教授看来,主要在于尚未寻求到正确的方法论。木斋教授认为,一部文学史研究,其正确的方法论,应该是具有大文学史研究的巨眼,相对于红学研究而言,可以称之为大红学史观。正是从这种大红学史观出发,木斋教授将红学研究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大整体,并在广泛搜集有关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对《红楼梦》进行重新破译。细读木斋教授之来稿,我觉得其研究在红学领域具有突破性意义,因之特设专栏,拟陆续刊发其破译成果,以使其得到有效推广,助益于红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下面所刊发的就是木斋教授破译成果之七。

## 脂砚斋三染红楼梦 刘姥姥初进荣国府 ——红楼梦甲戌本第六回评点(系列之7)

木 斋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重庆 400044)

**摘 要:**本一回从“千里之外,芥斗之微”的一个“小小人家”刘姥姥另起头绪,故事中的王成为曾经帮过李煦山东昌邑家族弟姜燊、姜煌买田地打官司的陈世安,刘姥姥初入荣国府实为神来之笔,完成了对荣宁二府三次皴染的艺术构思,借助刘姥姥,以陌生化的视角呈现红楼梦史诗般的宏大艺术格局。

**关键词:**刘姥姥;初探;荣国府;脂砚斋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19)03-0001-15

###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木评】:1. 脂砚斋三染红楼梦:脂砚斋接手重评重写红楼梦之后,经历了一个廓虎渐大、感慨遂深的过程,由初稿在第二十五回就开始进入到抄家的象征性描写,到不断返身回补前文铺垫性文字——初稿大抵从第十一回风月宝鉴的故事开端,到增补前十回并呈现出波浪式推进情节的方式,其中包括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林黛玉初进荣国府的两次皴染;在增补了第五回预演红楼梦之后,再从“千里之外,芥斗之微”的一个“小小人家”刘姥姥另起头绪。从创作内情而言,固然有需要增补十回一个卷次整数的写作编纂的外在需要(庚辰本每十回一个卷次,

如果前面增补一两回,就需要整体打散重新装订,而增补十回一个卷次,后来的回目只需要修订每一回的第一页即可),但这个外力下的需求,正好给予此书重建新的宏大结构的契机,就像是近体诗格律带着镣铐的舞蹈。

2、刘姥姥的人物原型:根据书中所述,刘姥姥女婿王成祖上曾经做过小小的京官,后来家业萧条,搬出城外原乡居住。脂砚斋父亲李煦家族原本在山东昌邑,李煦祖父姜演,父亲原名姜士桢,世居山东东莱都昌(今为山东昌邑),后从龙入关而渐次隆盛,但李煦诸弟等亲族仍在山东昌邑为生,家族兄弟每每遇到难事,均请身为苏州织造的李煦来帮助摆平。其中发生过一次由卖地产生的官司纠纷,李煦多次写信致函莱

收稿日期:2019-03-15

作者简介:木斋,男,北京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汉学研究会会长。

州知府陈谦侄子陈世安,并通过陈世安搭桥结识陈谦。陈世安(1657—1722),字子敬,号傅岩,曾经做过大名道,革职后寄籍苏州。陈世安即为书中王成的原型,刘姥姥即为陈世安之子板儿的岳母。陈世安曾经做过大名道、大名府,或称北京大名府,陈世安累官而为大名道,吻合于书中所说的京中小官。李煦给陈世安及其叔父陈谦多次去函,如:“莱郡有毛遵恕者,将孙据卖绝与彼之卜宅地出典与先从父,继而,先从父又将此宅地仍典与孙据。今毛遵恕向舍弟赎取原业,而舍弟又向孙据赎还,不料孙姓故为勒掯,以致毛遵恕控莱府案下,批发昌邑令审讯。但弟与郡尊尚未识荆,不敢冒昧渎请。伏乞老长兄赐札敦致郡尊,谕昌邑父母秉公斧断,俾舍弟姜焯取赎于孙姓。”(李煦《虚白斋尺牘》,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9页。)官司复杂绕口,是非曲直暂且不论,后来此官司双方自行和解了,但李煦家族当时紧急求助于陈世安,而陈世安后来官场不顺,被革职后居住于苏州,实际上是求助于李煦为生。陈世安1722年死去,即为书中所写“王成新近因病故”。李煦家族虽然在1723年惨遭抄家,但黛玉入金陵曹府,因此,刘姥姥初进荣国府事情,亦当有其事,即在脂砚斋入曹府不久之时。当脂砚斋重写石头记之际,将此千里之外、芥斗之微的小事拈入书中,成为此一回刘姥姥初入荣国府的原型。

3. 打官司所涉及的经办人李煦堂弟姜焯:通过对刘姥姥原型的研究,无不吻合于之前生活于山东昌邑的陈世安,又通过李煦书信,得知当年与陈世安打官司的当事人为李煦所谦称的“舍弟姜墩”,而具体经办人则为李煦的另一堂弟(即四弟)姜焯办理。参见李煦的另外一封家信:“地土之事,我不知四弟回去已经讲妥。”(《虚白斋尺牘》,110页)姜焯其人非常值得研究,对破译脂砚斋家族与红楼梦背景极为重要。姜焯(1677—1762),为李煦五叔姜士樸四子,字

旭陆,号陶村,附监生,曾任钦差监督通州太仓,娶妻黄氏。而李煦于1689年进奉给康熙的王嫔之母即为黄氏。其中的内在关系值得研究。

姜焯曾长时期生活于苏州织造李煦府邸,李煦的书信集“《虚白斋尺牘》乃李煦同祖弟姜焯(号陶村)手辑”而来。(《虚白斋尺牘·凡例》,第1页。)而为《尺牘》作序并抄录成集的成达可,则是李煦重要幕僚沈樾元(书中贾雨村原型)的表兄。成达可著有《彭麓诗钞》,其中有《大理李公举第二子》等相关李煦的诗作数首。“成达可与姜焯可能相识于苏州织造府”(《虚白斋尺牘·成达可序》,第2页)。这是进一步研究脂砚斋家族及红楼梦原型人物之重要线索。

4、密妃王嫔:李煦于1709年七月,给康熙皇帝上奏摺:“王嫔娘娘之母黄氏,七月初二日忽患痢疾,医治不痊,于七月十四时午时病故,年七十岁。理合奏闻。”硃批:“知道了。家书留下来了,随便再叫知道罢。”有关李煦进奉其表妹王嫔给康熙,康熙宠爱汉族女子为妃嫔,由于属于违背清廷祖制之特例,一向讳莫如深,史料语焉不详。李煦的奏摺也仅此一例,由于王嫔之母病故,理合奏闻,不得不提及。

由李煦奏摺及康熙硃批回复可以得知:王嫔娘娘之母黄氏,是住在李煦苏州织造府邸的,否则,奏摺不会不提及黄氏所居之地及所居家族,故黄氏即为李煦家族之人;康熙硃批:“家书留下了”,分明将李煦的这一奏摺称之为“家书”,则李煦亦为康熙之亲族;黄氏卒于1709年,年七十岁,大抵出生于1639年,而李煦四弟姜焯出生于1677年,姜焯此时同时生活在李煦织造府邸,则黄氏应为姜焯之母,由姜焯、李煦共同赡养。又根据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卷二后妃:“顺懿密妃王氏,知县王国正女,康熙二十余年入仕宫中,三十二年生皇十五子……五十七年册为密嫔”(《李煦年谱》,第371页),则应该推论,王嫔父亲出自于王氏家族,李煦嫡母王

氏,为李士桢的正妻,则王嫔应为李煦嫡母之兄弟黄家之女黄氏所生,故应为李煦的表妹,与姜煌自然应为堂兄妹关系。根据上述材料推算,王嫔被李煦进奉康熙的时间,理应为1689年正月初一,康熙南巡经过济南之际,王嫔从山东昌邑被送至济南进奉,随后一直受专宠于康熙。李煦家族由此扶摇直上,始终得益于康熙之朝,而雍正之母由此失宠,这也是雍正登基之后第一个肃清李煦家族的根本原因。王嫔之母为黄氏,姜煌之妻娶的也是黄氏,应该是亲上作亲的关系,这正是书中王夫人与王熙凤的关系原型。]

【甲戌:宝玉、袭人亦大家常事耳,写得是已全领警幻意淫之训。此回借刘姬,却是写阿凤正传,并非泛文,且伏“二进”“三进”及巧姐之归着。此刘姬一进荣国府,用周瑞家的,又过下回无痕,是无一笔写一人文字之笔。题:朝扣富儿门,富儿犹未足。曰:虽无千金酬,嗟彼胜骨肉。】  
【木评:以上文字,正文乎?外文乎?小说乎?脂评乎?全然不明。甲戌本之中,乃为正文,并无正文与评点之别,足见脂评即为广泛意义上的小说之有机组成部分,作者乃在思考中写、写中思考,是故,思考即为脂评,思后即即为正文,亦足见石头记之评者即为作者,作者即为评者,两者乃为一而二、二而一之关系。

另,回前评的形式,从第六回开始有,需要联系第五回来看。第五回主体部分是从第二十五回移植而来,因此,开头结尾两大部分势必需要重新撰写,以便衔接前后文。第五回收尾部分是在甲戌本上直接修改落笔,难免仓促,因此,重新往回庚本收录中,给予修改定稿。定稿后随机增添了两句诗联,从而成为后来的诗联结尾形式的标识。当下的第六回,再进一步尝试增添回前总评,以便于王府审稿的理解方便,但以后由于某种原因,并未能将此准备固定的形式贯彻始终,也未能将前五回补全。]

却说秦氏因听见宝玉从梦中唤他的乳名,

心中自是纳闷,又不好细问。彼时宝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众人忙端上桂圆汤来,呷了两口,遂起身整衣。袭人伸手与他系裤带时,不觉伸手至大腿处,只觉冰凉一片沾湿。唬的忙退出手来,问是怎么了。宝玉红涨了脸,把他的手一捻。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年纪本又比宝玉大两岁,近来也渐通人事,今见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觉察一半,不觉也羞的红涨了脸面,遂不敢再问。

【木评:原作石头、接续曹霁、脂砚斋三人接力写作,直接反映在书稿中:以前二十回为例,前五回基本为脂砚斋新作,插入到最前面而为总纲;从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与袭人故事、秦钟及学堂故事(秦钟出自两江总督、曹府的邻居赫寿家族,为赫寿之子原型)为脂砚斋在石头原稿基础之上整合修改而成。]

仍旧理好衣裳,随至贾母处来,胡乱吃毕了晚饭,过来这边。袭人忙趁众奶娘丫鬟不在旁时,另取出一件中衣来与宝玉换上。宝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姐,千万别告诉人要紧。”袭人亦含羞笑问道:“你梦见什么故事了?是那里流出来的些脏东西?”宝玉道:“一言难尽。”说着便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了,然后说至警幻所授云雨之情,羞的袭人掩面伏身而笑。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  
【甲戌侧批:数句文完一回提纲文字。】

【木评:张爱玲认为,甲戌本第六回“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程甲本修改为“遂与袭人同领”,程乙本则修改为“强拉”袭人,又加上袭人“扭捏了半日”。参见张看红楼,木按:原本应为“遂强袭人同领”,程甲本之所以会出现“遂与袭人同领”,是为了弱化或说是淡化原本的诱奸性质。这一版本的来源,应该是畸笏叟后来修改所为。宝玉强拉袭人同领警幻仙子所训云雨之事,为曹霁少年时代所为,故甲本此处应为畸笏叟之修改。]

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

如此,亦不为越理,【甲戌双行夹批:写出袭人身份。】遂和宝玉偷试一番,幸得无人撞见。【木评:袭人原型为畸笏叟丫鬟,所写仍为石头原稿之事,脂砚斋整合修改而为一体而已。书中称之为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实则为再试云雨情。原型人物曹頫十三岁故事,已经被凤姐给予性启蒙,写入书中第五回。此处则为与贴身丫鬟的再试,并后来一直保持这一关系。】

自此宝玉视袭人更比别个不同,【甲戌双行夹批:伏下晴雯。】袭人待宝玉更为尽职。【甲戌双行夹批:一段小儿女之态,可谓追魂摄魄之笔。】暂且别无话说。【甲戌双行夹批:一句接住上回“红楼梦”大篇文字,另起本回正文。】【木评:此处开篇部分讲述宝玉与袭人初试云雨情故事,一方面起到接续前一回文字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就同时深化了人物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理解宝玉与袭人之间的特殊关系。随之而来的,是故事情节也就能走向深入。】

按荣府中一宅人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木评:宁府如果以李煦家族计算,抄家时候为二百一十余人,曹寅家族抄家时候为一百余人。】,虽事不多,一天也有二三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没个头绪可作纲领。正寻思从那一件事自那一个人写起方妙【木评:仍是写作兼评点人思维进入书中正文,作者与读者方无隔阂。】恰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甲戌侧批:略有些瓜葛,是数十回后之正脉也。真千里伏线。】这日正往荣府中来,【木评:说得就像是真有其事一般,具体到“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即将叙述性话语转换而为场景性描写。】因此便就此一家说来,倒还是头绪。你道这一家姓甚名谁,又与荣府有甚瓜葛?诸公若嫌琐碎粗鄙呢,则快掷下此书,另觅好书去醒目;若谓聊可破闷时,待蠢物【甲戌双行夹批:妙谦,是石头口角。】逐细言来。

方才所说的这小小一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曾作过小小的一个京官,昔年与凤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识认。因贪王家的势利,便连了宗认作侄子。【甲戌双行夹批:与贾雨村遥遥相对。】那时只有王夫人之大兄凤姐之父【甲戌双行夹批:两呼两起,不过欲观者自醒。】与王夫人随在京中的,只有此一门远族,余者皆不识认。【木评:王成的原型为陈世安,曾任大名道,故曰小小的京官,革职后寄籍苏州,依附于李煦家族,故曰本地人氏。“昔年与凤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识认”,指的是李煦家族为卖地引发官司而与陈世安家结交。书中贾府中的女性系列:贾母、王夫人、王熙凤其原型均主要来自于脂砚斋李煦家族。贾母为李煦族妹,嫁给曹寅,王夫人应为李煦嫡母堂兄之女。】

目今其祖已故,只有一个儿子,名唤王成,因家业萧条,仍搬出城外原乡中住去了。王成新近亦因病故,【木评:陈世安卒于1722年,故此处故事应为1725年秋末冬初。】只有其子,小名狗儿。狗儿亦生一子,小名板儿,嫡妻刘氏,又生一女,名唤青儿。【甲戌双行夹批:《石头记》中公勋世宦之家以及草莽庸俗之族,无所不有,自能各得其妙。】一家四口,仍以务农为业,因狗儿白日间又作些生计,刘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两个无人看管,狗儿遂将岳母刘姥姥【甲戌双行夹批:音老,出《谐声字笺》。称呼毕肖。】接来一处过活。这刘姥姥乃是个积年的老寡妇,膝下又无儿女,只靠两亩薄田度日。今者女婿接来养活,岂不愿意,遂一心一计,帮趁着女儿女婿过活起来。

因这年秋尽冬初,天气冷将上来,家中冬事未办,狗儿未免心中烦虑,吃了几杯闷酒,在家闲寻气恼,【甲戌双行夹批:病此病人不少,请来看狗儿。】【木评:进入新的一年,应该指的是黛玉入府的同一年,而非预示着故事又进入到新的一年。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黛玉入府,再

到刘姥姥入府，三层递进、层层皴染，分别从不同角度勾勒荣宁二府的家族鼎盛。]刘氏也不敢顶撞。【甲戌眉批：自“红楼梦”一回至此，则珍馐中之鼈耳，好看煞！】

因此刘姥姥看不过，乃劝道：“姑夫你别嚷着我多嘴。咱们村庄人，那一个不是老老诚诚的，多大碗儿吃多大的饭。【甲戌侧批：能两亩薄田度日，方说的出来。】[木评：张爱玲认为：书中第三十九回贾母说刘姥姥是“乡屯里的人”，戚本改屯为村。刘姥姥三进荣国府，口口声声说“我们屯里”，显然为北方习惯语，指的是东北或山东。脂砚斋亲戚，特别是穷亲戚多为山东昌邑人。]

你皆因年小时，托着你那老的福，【甲戌双行夹批：妙称，何肖之至！】吃喝惯了，如今所以把持不住。有了钱就顾头不顾尾，没了钱就瞎生气，成个什么男子汉大丈夫了！【甲戌侧批：此口气自何处得来？甲戌双行夹批：为纨绔下针，却先从此等小处写来。】如今咱们虽离城住着，终是天子脚下。这长安城中，遍地都是钱，只可惜没人会拿去罢了。在家跳蹋会子也没中用的。”[木评：此前刚刚进入画面之际，作者说：“这日正往荣府中来”。随后，再倒叙描述去荣国府之前的故事，以便知道为何去以及怎样去？“这长安城中，遍地都是钱”，长安指的是北京，参见凡例。]

狗儿听说，便急道：“你老只会炕头儿上混说，难道叫我打劫偷去不成？”刘姥姥道：“谁叫你偷去呢。到底想法儿大家裁度，不然那银子钱自己跑到咱家来不成？”狗儿冷笑道：“有法儿还等到这会子呢。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甲戌双行夹批：骂死。】作官的朋友，【甲戌双行夹批：骂死】有什么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们未必来理我们呢！”[木评：此一段对话，活活是人穷到没辙时候的话语，非曹家子弟所能悬想出来的。]

刘姥姥道：“这倒不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咱们谋到了，看菩萨的保佑，有些机会，也未可知。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机会来。当日你们原是和金陵王家【甲戌双行夹批：四字便抵一篇世家传。】连过宗的，二十年前，他们看承你们还好，[木评：李煦为堂弟地产官司纠纷致函陈世安，事情发生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秋冬之际，实际原型故事为不足二十年，作为小说大致而言。]

如今自然是你们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故疏远起来。想当初我和女儿还去过一遭。【甲戌双行夹批：补前文之未到处。】[木评：“不肯去俯就他”，俯就，显然不合适，庚辰本修改为“亲近”，说明此一回仍是甲戌本为直接增加新稿，返回来抄录誊写在庚辰本。]

他家的二小姐着实响快，会待人的，倒不拿大。如今现是荣国府贾二老爷的夫人。听得说，如今上了年纪，越发怜贫恤老，最爱斋僧敬道，舍米舍钱的。如今王府虽升了边任，只怕这二姑太太还认得咱们。你何不去走动走动，或者他念旧，有些好处，也未可定。要是他发一点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咱们的腰还粗呢。”

刘氏一旁接口道：“你老虽说的是，但只你我这样个嘴脸，怎样好到他门上去的。先不先，他们那些门上的人也未必肯去通报。没的去打嘴现世。”[木评：若是随着刘姥姥话语顺势写下，虽然快捷，但就有失变化曲折，不合于常理，唯有如此反复曲折，才能活灵活现。]

谁知狗儿名利心甚重，【甲戌双行夹批：调侃语。】听如此一说，心下便有些活动起来。又听他妻子这番话，便笑接道：“姥姥既如此说，况且当年你又见过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趟，先试试风头再说。”

刘姥姥道：“嗳呦呦！【甲戌侧批：口声如闻。】可是说的，‘侯门似海’，我是个什么东西，他家人又不认得我，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儿

笑道：“不妨，我教你老人家一个法子：你竟带了外孙子小板儿，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见了，就有些意思了。这周瑞先时曾和我父亲交过一件事，我们极好的。”【甲戌双行夹批：欲赴豪门，必先交其仆。写来一叹。】【木评：所谓“交过一件事，我们极好的”，指的应是李煦家族曾经有求于陈世安帮助办事。以上一家人对话，生动活现，反复辩难，总是疑无路时，却又柳暗花明，渐次推出必定是刘姥姥带着板儿去，去便要先找陪房周瑞家的，“若见了，就有些意思了”，颇有《金瓶梅》王婆为西门庆说风情的痕迹。】

刘姥姥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许多时不走动，知道他如今是怎样。这也说不得了，你又是男人，又这样个嘴脸，自然去不得，我们姑娘年轻媳妇子，也难卖头卖脚的，倒还是舍着我这付老脸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处，大家都有益，便是没银子来，我也到那公府侯门见一见世面，也不枉我一生。”说毕，大家笑了一回。当晚计议已定。

次日天未明，刘姥姥便起来梳洗了，又将板儿教训了几句。那板儿才亦五六岁的孩子，一无所知，听见刘姥姥带他进城逛去，【甲戌双行夹批：音光，去声。游也。出《谐声字笺》。】便喜的无不应承。【木评：此处之逛，甲戌本写作双立人旁加上往字，应该是脂砚斋自己造字并采用《谐声字笺》加以注释，很像是学清代朴学的样子。张爱玲评点说：逛，均作旷，是因为白话尚在草创。甲戌本第六回第一次用逛字，需要加注解，似是作者自批，是全抄本早于甲戌本的一证。另，此处说“板儿才亦五六岁的孩子”，有一说认为原稿后四十回凤姐之女巧儿嫁给了板儿，可备一说。】

于是刘姥姥带他进城，找至宁荣街。【甲戌双行夹批：街名。本地风光，妙！】来至荣府大门石狮子前，只见簇簇的轿马，刘姥姥便不敢过去，且掸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然后蹭【甲

戌侧批：“蹭”字神理。】到角门前。【木评：“蹭到角门前”，刘姥姥乡下人进城的神态活灵活现。如此语言，非畸笄叟语言，亦非曹霭语言，唯脂砚斋才会有。但“蹭”字脂砚斋不会写，自造了一字，庚辰本修正为“蹭”字。】

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板凳上，说东谈西呢。【甲戌双行夹批：不知如何想来，又为侯门三等豪奴写照。】刘姥姥只得蹭上来问：“太爷们纳福。”众人打量了他一会，便问“那里来的？”刘姥姥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爷的，烦那位太爷替我请他老出来。”那些人听了，都不瞅睬，半日方说道：“你远远的在那墙角下等着，一会子他们家有人就出来的。”内中有一老年人说道：“不要误他的事，何苦要他。”因向刘姥姥道：“那周大爷已往南边去了。他在后一带住着，他娘子却在家。你要找时，从这边绕到后街上后门上去问就是了。”【甲戌双行夹批：有年纪人诚厚，亦是自然之理。】

【木评：脂砚斋深得小说写作之法，即便是此等无关紧要跑龙套的无名鼠辈也不肯放过，即便是此等无关紧要的一个过场也务要其如在目前。如：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板凳上，说东谈西呢；刘姥姥只得蹭上来问：“太爷们纳福。”众人打量了他一会，便问“那里来的？”刘姥姥陪笑道……那些人听了，都不瞅睬。“挺胸叠肚”“指手画脚”“说东谈西”“众人打量了他一会”“刘姥姥陪笑道”“那些人听了，都不瞅睬”，一连串的形容、描绘，无一不是传神写照，无一话语不吻合身份，从而构成画面的联动，一如蒙太奇。“瞅睬”二字连用，似为脂砚斋自造语。】

刘姥姥听了谢过，遂携了板儿，绕到后门上。只见门前歇着些生意担子，也有卖吃的，也有卖顽意物件的，闹哄哄三二十个小孩子在那里厮闹。【甲戌双行夹批：如何想来？合眼如见。】刘姥姥便拉住一个道：“我问哥儿一声，有个周

大娘可在家么？”孩子们道：“那个周大娘？我们这里周大娘有三个呢，还有两个周奶奶，不知是那一行当上的？”刘姥姥道：“是太太的陪房周瑞。”

【木评：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不断补充背景，原来周瑞家的是王夫人的陪房。即指王夫人随嫁的侍女，可知其与王夫人关系之密切。周瑞家的自然在贾府中具有较高地位，刘姥姥找对人了。刘姥姥之所以找周瑞家的，也正说明昔年买田地的事情发生于王夫人娘家家族，也就是李煦家族。由此，亦可知书中说贾府其余人并不知情，有着史传的真实性。同此逻辑，就是至少此一回为李煦家族人所写，因为贾府的男人们怎会知道李煦家族昔年的旧事。】

孩子道：“这个容易，你跟我来。”说着，跳跳蹦蹦的引着刘姥姥进了后门，【甲戌侧批：因女眷，又是后门，故容易引入。】至一院墙边，指与刘姥姥道：“这就是他家。”又叫道：“周大娘，有个老奶奶来找你呢。”周瑞家的在内听说，忙迎了出来，问：“是那位？”刘姥姥忙迎上来问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认了半日，方笑道：“刘姥姥，你好呀！你说说，能几年？我就忘了。【甲戌侧批：如此口角，从何处出来？】请家里来坐罢。”

【木评：果然是“如此口角，从何处出来”，脂砚斋自写自评，非为自矜，乃为帮助读者解读，而读者非一般读者，乃为此书的索书者、检验者、审查者、批准者，事关重大，故不得不有此评点者之身份，以自评自解方式，助推此书的送审顺利通过。】

刘姥姥一壁走，一壁笑说道：“你老是贵人多忘事，那里还记得我们了。”说着，来至房中。周瑞家的命雇的小丫头倒上茶来吃着，【木评：“命雇的小丫头”，细致，盖因周瑞家的并非主人，不能配备丫鬟，但可以自己雇佣】周瑞家的又问板儿道：“长的这么大了！”又问些别后闲

话。又问刘姥姥：“今日还是路过，还是特来的？”【甲戌侧批：问的有情理。】刘姥姥便说：“原是特来瞧瞧嫂子你，二则也请请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领我见一见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转致意罢了。”【甲戌双行夹批：刘婆亦善于权变应酬矣。】

周瑞家的听了，便已猜着几分来意。只因昔年他丈夫周瑞争买田地一事，【木评：前文论证了王成即为当年李煦因家族兄弟买田地一事求助的陈世安，此处果然点出昔年“争买田地一事”，此等验证，无一事不吻合，可谓是振聋发聩。遍搜曹寅家族史料，并无此等对榫之细节。红楼梦一书，所写环境虽在贾府，其所立传者，多为李煦家族人事。

李煦书信中记载了他的从弟家族因为争买田地官司事情：“昌邑则弟之本宗也，故从弟姜焯（音吞）辈尚住居昌邑县中。先年莱郡毛遵恕将孙据卖绝与彼与彼之卜宅地出典于弟之先从父，继而，先从父又将此卜宅地仍典与孙据。今遵恕向舍弟赎业，舍弟又不得不向孙据取赎。岂知孙姓多般□（原书缺字）阻，而遵恕遂将舍弟控莱府案下，批昌令详审。弟今恳府公令侄陈子敬家言一封，而弟亦具书布恳，请谕昌邑父母许舍弟赎之于孙姓，以归还毛氏所有。”（李煦《致掖县韩令》，李煦《虚白斋尺牍》，104页。）大体为此事背景。】其中多得狗儿之力，【木评：狗儿之力，应为狗儿父亲之力，前文分明提及为二十年前之事，此时板儿尚为孩提，狗儿年岁亦在青壮年，如何能帮助打官司？脂砚斋此处既然透露如此清晰，其父李煦又多由书信提及此次官司，未免也过于明显暴露其身份，是故“此处写成狗儿之力”。另，关于此次争买田地官司事情，李煦极为看重，随后又发函寄给昌邑二弟、四弟（姜焯、姜煌）：“我已求得莱府陈公祖（莱州知府陈谦）之侄陈子敬致书乃叔，我又自作书恳府公谕县断赎。此书托掖县韩君投送。”（李煦《虚白斋尺牍》，106页。）书中关涉的几位人物板儿、

周瑞以及刘姥姥，大抵均与这一组人物背景故事有关。李煦之嫡母为王氏，亦可参考王夫人之原型。另，书中说昔年周瑞争买田地，则周瑞即为李煦的一位堂弟的原型，为脂砚斋的堂叔。]

今见刘姥姥如此而来，心中难却其意，【甲戌双行夹批：在今世，周瑞夫妇算是个怀情不忘的正人。】二则也要显弄自己的体面。【甲戌眉批：“也要显弄”句为后文作地步，也陪房本心本意实事。】听如此说，便笑说：“姥姥你放心，【甲戌侧批：自是有宠人声口。】大远的诚心诚意来了，岂有个不教你见个真佛去的呢？【甲戌双行夹批：好口角。】

[木评：“岂有个不教你见个真佛去的呢”，多么生动鲜活的北方人语言，曹家的纨绔子弟都不可能具备如此之语言积累，唯有书中惨遭多次拐卖流落江南、四处漂泊无依的香菱、妙玉的原型脂砚斋具备这一能力。]

论理，人来客至回话，却不与我们相干。我们这里都是各占一枝儿：【甲戌侧批：略将荣府中带一带。】我们男的只管春秋两季地租子，闲时只带着小爷们出门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们出门的事。皆因你原是太太的亲戚，又拿我当个人，投奔了我来，我竟破个例，给你通个信去。但只一件，姥姥有所不知，我们这里又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竟不大管事了，都是琏二奶奶当家。你道这琏二奶奶是谁？就是太太的内侄女，当日大舅老爷的女儿，小名凤哥的。”

[木评：凤姐是王夫人的内侄女、当日舅老爷的女儿，她和脂砚斋是怎样一种亲戚关系？王夫人应为李煦嫡母王氏兄弟的女儿，自然与李煦同辈，为脂砚斋舅舅的女儿，而凤姐也是脂砚斋舅舅的女儿，两者之间是表姊妹？太复杂了，容易绕糊涂。]

刘姥姥听了，罕问道：“原来是他！怪道呢，我当日就说他不错呢。【甲戌双行夹批：我亦说不错。】这等说来，我今儿还得见他了。”周瑞家

的道：“这自然的。如今太太事多心烦，有客来了，略可推得去的就推过去了，都是这凤姑娘周旋迎待。今儿宁可不见太太，倒要见他一面，才不枉这里来一遭。”

刘姥姥道：“阿弥陀佛！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道：“说那里话。俗语说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不过用我说一句话罢了，害着我什么。”说着，便叫小丫头到倒厅上【甲戌双行夹批：一丝不乱。】悄悄的打听打听，老太太屋里摆了饭了没有。小丫头去了。这里二人又说些闲话。

刘姥姥因说：“这凤姑娘今年大还不过二十岁罢了，就这等有本事，当这样的家，可是难得的。”周瑞家的听了道：“我的姥姥，告诉不得你呢。这位凤姑娘年纪虽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里。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他不过。回来你见了就信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严了些。”【甲戌双行夹批：略点一句，伏下后文。】

[木评：此处点明凤姐二十岁，还需要知道此一回所要表达的实际时间，才能知道根底。刘姥姥入府时间是一回事，此一回欲要表达的时间是另一回事。王成原型人物陈世安 1722 年死后，狗儿、刘姥姥才会生活无依靠。刘姥姥入府，脂砚斋亲眼目睹，方能如此生动，故史传中的刘姥姥入曹府，必当为 1725 年秋冬之际。但从此一回到十三回，此一阶段主要围绕凤姐、秦氏及秦钟等故事，皆为在曹頔旧作基础之上的修改稿，故事原型是 1711 年之事。凤姐原型出现在清廷的奏摺中，即发生于 1727 年对赫寿府邸的抄家名单中，凤姐为赫寿长子宁保之美妾，1711 年不过二十岁，理应为 1691 年或是 1692 年出生。贾琏开始的原型曹颀，大约为 1690 年出生，完全吻合。]

说着，只见小丫头回来说：“老太太屋里已



摆完了饭，二奶奶在太太屋里呢。”周瑞家的听了，连忙起身，催着刘姥姥说：“快走，快走。这一下来他吃饭是一个空子，咱们先等着去。若迟一步，回事的人也多了，难说话。再歇了中觉，越发没了时候了。”【甲戌双行夹批：写出阿凤勤劳冗杂，并骄矜珍贵等事来。甲戌眉批：写阿凤勤劳等事，然却是虚笔，故于后文不犯。】说着一齐下了炕，打扫打扫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随着周瑞家的，逶迤往贾琏的住宅来。

【木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脂砚斋自七岁离家出走，漂泊一生，故而能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此处写周瑞家的帮助安排刘姥姥见凤姐，世俗人情何等门清？此等又非曹家纨绔子弟其所能知。】

先到了倒厅，周瑞家的将刘姥姥安插在那里，略等一等。自己先过影壁，进了院门，知凤姐未下来，先找着了凤姐的一个心腹通房大丫头，【甲戌双行夹批：着眼。这也是书中一要紧人。《红楼梦》曲内虽未见有名，想亦在副册内者也。】【脂批：观警幻情榜方知余言不谬。】名唤平儿的。【甲戌双行夹批：名字真极，文雅则假。】【木评：警幻仙子情榜副册及又副册，均未见平儿在榜，但通过脂评：“《红楼梦》曲内虽未见有名，想亦在副册内者也。”平儿之所以为书中较为重要的丫鬟，却不在警幻仙子情榜之中，盖因平儿并非悲剧性人物，她后来与凤姐易位而在凤姐之上，因此，平儿的人物意义主要是对凤姐的反衬。】

周瑞家的先将刘姥姥起初来历说明，【甲戌双行夹批：细！盖平儿原不知有此一人耳。】又说：“今日大远的特来请安。当日太太是常会的，今日不可不见，所以我带了他进来了。等奶奶下来，我细细回明，奶奶想也不责备我莽撞的。”

【木评：“平儿原不知有此一人”，更凸显刘姥姥确实是第一次进荣国府而非常客，唯此方有后文许多陌生化写作的艺术效果，也验证了

前文所说的帮助买田地的事情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平儿听了，便作了主意：“叫他们进来，先在这里坐着就是了。”【甲戌双行夹批：暗透平儿身份。】周瑞家的听了，方出去引他两个进入院来。上了正房台矶，小丫头打起猩红毡帘，【甲戌双行夹批：是冬日。】

【木评：在刘姥姥进府的过程中，书中的一些人物依次展示性格。本一节主要展示凤姐，即为凤姐正传，凤姐贴身丫鬟平儿也随之展示了其性格及形象。“平儿听了，便作了主意”，正凸显了平儿的性格和能力，为以后与凤姐主仆易位做出铺垫。】

才入堂屋，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甲戌双行夹批：是刘姥姥鼻中。】竟不辨是何香味，身子如在云端里一般。【甲戌双行夹批：是刘姥姥身子。】满屋中之物都耀眼争光，使人头悬目眩。【甲戌双行夹批：是刘姥姥头目。】刘姥姥斯时惟点头咂嘴念佛而已。【甲戌双行夹批：六字尽矣，如何想来。】

【木评：从此一段落开始，写刘姥姥进入到荣国府之所见所闻，作者依次写其嗅觉、幻觉、视觉：“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此为嗅觉；“身子如在云端里一般”，此为幻觉；“满屋中之物都耀眼争光的”，此为视觉。“惟点头咂嘴念佛”，并无一词相赞，只是三个动词一贯而下，这也是作为书中主人想要获得的感受。】

于是来至东边这间屋内，乃是贾琏的女儿大姐儿睡觉之所。【甲戌双行夹批：记清。】【木评：大姐儿的名字亦在清廷查抄名单之中，而非巧姐，巧姐名字当为脂砚斋渐次构思为十二钗之末后的更名。】

平儿站在炕沿边，打量了刘姥姥两眼，【甲戌双行夹批：写豪门侍儿。】只得【甲戌双行夹批：字法。】问个好让坐。刘姥姥见平儿遍身绫罗，插金带银，花容玉貌的，【甲戌双行夹批：从

刘姥姥心中目中略一写,非平儿正传。】便是凤姐儿了。【甲戌双行夹批:毕肖。】才要称姑奶奶,忽听周瑞家的称他是平姑娘,又见平儿赶着周瑞家的称周大嫂,方知不过是个有些体面的丫头了。

[木评:从刘姥姥视角写出平儿,反过来再从平儿口中说出周瑞家的——“又见平儿赶着周瑞家的称周大嫂”,从而渐次推进故事情节,帮助读者理清书中的人物关系。但此处甲戌本辈分不对,平儿如何称呼周瑞家的为“大嫂”,重回庚辰本抄录则为“周大娘”为是。甲戌本之笔误,应该是畸笏叟不知道周瑞家的辈分所致。]

于是让刘姥姥和板儿上了炕,平儿和周瑞家的对面坐在炕沿上,小丫头子斟上茶来吃茶。

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罗柜筛面的一般,【甲戌双行夹批:从刘姥姥心中意中幻拟出奇怪文字。】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的一物,却不住的乱幌。【甲戌双行夹批:从刘姥姥心中目中设譬拟想,真是镜花水月。】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个什么爱物儿?有煞用呢?”正呆时,【甲戌双行夹批:三字有劲。】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防倒唬的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甲戌侧批:写得出。甲戌双行夹批:细!是巳时。】

[木评:此一段为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经典陌生化描写的片段,试思若无刘姥姥进府的情节,如何写出这样的细节?若是从作者的叙述视角平白写出墙上挂着时钟,同样也写:“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柜筛面的一般”,“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自然而生动,却不及将这些感受从一个陌生者第一次见到这些奇异现象的视角中写出生动。一些小说叙述的理论谈及叙述视角的多层次及其转化,此一处虽不属于叙述者的转换,却是以书中人物代替作者

的别一种叙述转型——从刘姥姥乡下人来看,才会自有一番“陌生化”新奇感的境界。审美需要审美的主体性存在方才具备深层次的审美。如果以现代人视角来看挂钟,就不再具备这种奇异性,因此,也就不具备审美性。]

方欲问时,只见小丫头子们一齐乱跑,说:“奶奶下来了。”平儿与周瑞家的忙起身,【木评:庚辰本作:“周瑞家的与平儿忙起身”,显然此一回周瑞家的为主,而非平儿正传。】命刘姥姥:“只管等着,是时候我们来请你。”【木评:显然是周瑞家的作为此一句主语,命刘姥姥,平儿如何可命客人。】说着,都迎出去了。【木评: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凤姐人未出场,先写“只见小丫头子们一齐乱跑”云云,足见凤姐之威势。可与此前黛玉入府凤姐出场人未出场笑语先闻对应来看。]

刘姥姥屏声侧耳默候。【木评:又是连用三个动词,精炼至极,精妙至极。】只听远远有人笑声,【甲戌侧批:写得侍仆妇。】约有一二十妇人,衣裙悉率。【木评:悉率,应为“窸窣”,指的是衣裙发出的细碎的声音。脂评本石头记错字较多,有学者理解为抄手的不认真,非也。脂砚斋身为女性,少女时代读过四书,但并未受过系统小学教育,是故,虽为文学写作之天才,却文化基础有限,错字、别字不可避免,然,并不影响其为伟大之作家。]

渐入堂屋,往那边屋内去了。又见两三个妇人,都捧着大漆捧盒,进这边来等候。听得那边说了声“摆饭”,渐渐的人才散出,只有伺候端菜的几个人。半日鸦雀不闻之后,忽见二人抬了一张炕桌来,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盘森列,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样。板儿一见了,便吵着要肉吃,刘姥姥一巴掌打了他去。忽见周瑞家的笑嘻嘻走过来,招手儿叫他。刘姥姥会意,于是携了板儿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唧了一会,方过这边屋内来。

[木评：此一段凤姐出场，深得戏曲三昧，颇类戏曲中贵妇出场，务必要有跑龙套的侍女丫鬟先行出场。其中几个环节：渐入堂屋，四字难得，写出了一个动感的画面；只听远远有人笑声——又见两三个妇人，都捧着大漆捧盒，进这边来等候——听得那边说了声“摆饭”，渐渐的人才散出，只有伺候端菜的几个人——半日鸦雀不闻之后，忽见二人抬了一张炕桌来，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盘森列，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样。过程链接起来，形成蒙太奇画面，让人如在其中。]

只见门外靛铜钩上悬着大红撒花软帘，【甲戌侧批：从门外写来。】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红毡条，靠东边板壁立着一个锁子锦靠背与一个引枕，铺着金心绿闪缎大坐褥，旁边有雕漆痰盒。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秋板貂鼠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甲戌双行夹批：一段阿凤房室起居器皿家常正传，奢侈珍贵好奇货注脚，写来真是好看。】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甲戌侧批：至平，实至奇，稗官中未见此笔。甲戌双行夹批：这一句是天然地设，非别文杜撰妄拟者。】

[木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经过再三皴染、再四铺垫，本一回正传之传主凤姐方才出场，真如脂砚斋所自评：“一段阿凤房室起居器皿家常正传，奢侈珍贵好奇货注脚，写来真是好看。”结尾处从摇镜头渐次落在一个特写镜头：“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

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盘内一小盖钟。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甲戌侧批：神情宛肖。】只管拨手炉内的灰，慢慢的问道：“怎么还不请进来？”【甲戌侧批：此等笔墨，真可谓追魂摄魄。】一面说，一面抬身要茶时，只见周瑞家的已带了两个人在地下站着呢。

这才忙欲起身，犹未起身，满面春风的问好，又嗔周瑞家的不早说。

[木评：写尽凤姐之富贵态、虚伪情：“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慢慢的问道：‘怎么还不请进来？’”连用两个“也不”，是反向写法，盖因一般常理，平儿捧茶、献茶，凤姐理应接茶、抬头，乃为一般之应有礼数，凤姐偏偏偏不接茶、不抬头，显然不是日常自然状态，而是特意摆谱，平儿也深知凤姐不接茶、不抬头是在这种穷亲戚面前摆谱作势，因此，也并不以为愠，可谓是一石二鸟，写出了凤姐之虚伪，也写出了平儿之随和，以及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刘姥姥在地下已是拜了数拜，“问姑奶奶安。”凤姐忙说：“周姐姐，快搀住不拜罢。请坐。我年轻，不大认得，可也不知是什么辈数，不敢称呼。”周瑞家的忙回道：“这就是我才回的那姥姥了。”【甲戌侧批：凤姐云“不敢称呼”，周瑞家的云“那个姥姥”。凡三四句一气读下，方是凤姐声口。】

[木评：若是凤姐一直作势下去，便也不是凤姐了，当然也就不是人情练达的脂砚斋了。以下“凤姐忙说”，用“忙说”来对应此前的矜持傲慢，用“周姐姐，快搀住不拜罢。请坐。我年轻，不大认得，可也不知是什么辈数，不敢称呼”这样非常客气礼貌的话语，凸显凤姐的两面三刀、笑里藏刀的性格。]

凤姐点头。刘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了，板儿便躲在背后，百般的哄他出来作揖，他死也不肯。【木评：板儿此时尚为孩童，根据脂评及一些学者研究，凤姐被抄家之后，巧姐嫁给了板儿，但后四十回未写出来。】

凤姐儿笑【甲戌侧批：二笑。】道：“亲戚们不大走动，都疏远了。知道的呢，说你们弃厌我们，不肯常来，【甲戌侧批：阿凤真真可畏可恶。】不知道的那起小人，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

刘姥姥忙念佛【甲戌侧批：如闻。】道：“我们家道艰难，走不起，来了这里，没的给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爷们看着也不象。”

[木评：三言两语，凤姐有凤姐的语言，姥姥有姥姥的语言，特别是刘姥姥的“来了这里，没的给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爷们看着也不象”这几句，说得何等生动！何等贴切姥姥的身份，又何等贴切于姥姥当下打秋风求人赏赐的话语！曹家子弟恐怕即便是抄家后也无此等人生经历者也。]

凤姐儿笑【甲戌侧批：三笑。】道：“这话叫人没的恶心。不过借赖着祖父虚名，作个穷官儿，谁家有什么，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俗语说，‘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呢，何况你我。”说着，又问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没有。【甲戌侧批：一笔不肯落空，的是阿凤。】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凤姐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有事就罢，得闲儿呢就回，看怎么说。”周瑞家的答应着去了。

这里凤姐叫人抓些果子与板儿吃，刚问些闲话时，就有家下许多媳妇管事的来回话。【甲戌侧批：不落空家务事，却不实写。妙极！妙极！】平儿回了，凤姐道：“我这里陪客呢，晚上再回。若有很要紧的，你就带进来现办。”平儿出去一会进来说：“我都问了，没有什么紧事，我就叫他们散了。”凤姐点头。

[木评：“刚问些闲话时，就有家下许多媳妇管事的来回话”，越是繁忙越是显出身份，是拿架子摆谱不可缺少的衬托，不论这许多管事的媳妇是否有事，也要来衬托一下。]

只见周瑞家的回来，向凤姐道：“太太说了，今日不得闲，二奶奶陪着便是一样。多谢费心想着。白来逛逛呢便罢，若有甚说的，只管告诉二奶奶，都是一样。”刘姥姥道：“也没甚说的，不过是来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亲戚们的情分。”

周瑞家的道：“没甚说的便罢，若有话，只管

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样的。”【甲戌侧批：周妇系真心为老妪也，可谓得方便。】一面说，一面递眼色与刘姥姥。【甲戌侧批：何如？余批不谬。】刘姥姥会意，未语先飞红的脸，欲待不说，今日又所为何来？只得忍耻【甲戌眉批：老妪有忍耻之心，故后有招大姐之事。作者并非泛写，且为求亲靠友下一棒喝。】说道：“论理今儿初次见姑奶奶，却不该说，只是大远的奔了你老这里来，也少不的说了。”

刚说到这里，只听二门上小厮们回说：“东府里的小大爷进来了。”凤姐忙止刘姥姥：“不必说了。”一面便问：“你蓉大爷在那里呢？”【甲戌侧批：惯用此等横云断山法。】只听一路靴子脚响，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夭矫，轻裘宝带，美服华冠。【甲戌侧批：如纨绔写照。】刘姥姥此时坐不是，立不是，藏没处藏。凤姐笑道：“你只管坐着，这是我侄儿。”刘姥姥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

[木评：说话之间，再插入贾蓉来见凤姐，所谓横云断山法，甚妙。惟其如此，才能见出日常之凤姐，隐私之凤姐。]

贾蓉笑道：“我父亲打发我来求婶子，说上回老舅太太给婶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请一个要紧的客，借了略摆一摆就送过来的。”【甲戌侧批：夹写凤姐好奖誉。】凤姐道：“说迟了一日，昨儿已经给了人了。”

贾蓉听着，嘻嘻的笑着，在炕沿下半跪道：“婶子若不借，又说我不会说话了，又挨一顿好打呢。婶子只当可怜侄儿罢。”凤姐笑【甲戌侧批：又一笑，凡五。】道：“也没见我们王家的东西都是好的不成？一般你们那里放着那些东西，只是看不见我的才罢。”

贾蓉笑道：“那里如这个好呢！只求开恩罢。”凤姐道：“碰一点儿，你可仔细你的皮！”因命平儿拿了楼门钥匙，传几个妥当人来抬去。贾蓉喜的眉开眼笑，忙说：“我亲自带了人拿去，别

由他们乱碰。”说着便起身出去了。[木评：一个是嬉皮笑脸，一个是打情卖俏，全不顾眼前还有外人刘姥姥，正见出两者之关系。]

这里凤姐忽又想起一事来，便向窗外叫：“蓉儿回来。”外面几个人接声说：“蓉大爷快回来。”贾蓉忙复身转来，垂手侍立，听何指示。【甲戌眉批：传神之笔，写阿凤跃跃纸上。】那凤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罢了，你且去罢。晚饭后你来再说罢。这会子有人，我也没精神了。”贾蓉应了一声，方慢慢的退去。【甲戌侧批：妙！却是从刘姥姥身边目中写来。度至下回。】

[木评：横云断山法，一断就断出一个完整的小品故事来，所断出来的故事之中也有起承转合，贾蓉要借玻璃炕屏，凤姐故意不借，贾蓉虚张声势半跪，凤姐笑骂，贾蓉眉开眼笑，起身出去，至此已经完成了这一个插叙的故事，但作者偏偏令波澜再起，隔窗叫蓉哥回来，待贾蓉复身转来，垂手侍立，凤姐偏偏“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的神，又笑道：罢了，你且去罢。晚饭后你来再说罢”。从刘姥姥眼中写出凤姐和贾蓉之非同一般的关系，为此后写风月宝鉴作出铺垫。]

这里刘姥姥心神方定，方又说道：“今日我带了你侄儿来，也不为别的，只因为他老子娘在家里，连吃的都没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没个派头儿，只得带了你侄儿奔了你老来。”说着又推板儿道：“你那爹在家怎么教你了？打发咱们作煞事来？只顾吃果子咧。”

凤姐早已明白了，听他不会说话，因笑止道：“不必说了，我知道了。”【甲戌双行夹批：又一笑，凡六。自刘姥姥来凡笑五次，写得阿凤乖滑伶俐，合眼如立在前。若会说话之人便听他说了，阿凤厉害处正在此。问看官常有将挪移借贷已说明白了，彼仍推聋装哑，这人为阿凤若何？呵呵，一叹！】

因问周瑞家的道：“这刘姥姥不知可用过饭没有呢？”刘姥姥忙说道：“一早就往这里赶咧，那里还有吃饭的工夫咧。”凤姐听说，忙命快传饭来。一时周瑞家的传了一桌客饭来，摆在东边屋内，过来带了刘姥姥和板儿过去吃饭。

凤姐说道：“周姐姐，好生让着些儿，我不能陪了。”于是过东边房里来。又叫过周瑞家的去，问他才回了太太，说了些什么？周瑞家的道：“太太说，他们家原不是一家子，不过因出一姓，当年又与太老爷在一处作官，偶然连了宗的。这几年来也不大走动。当时他们来一遭，却也没空了他们。今儿既来了瞧瞧我们，是他的好意思，【甲戌侧批：穷亲戚来看是“好意思”，余又自《石头记》中见了，叹叹！】也不可简慢了他。便是有什么说的，叫奶奶裁度着就是了。”【甲戌眉批：王夫人数语令余几哭出。】凤姐听了说道：“我说呢，既是一家子，我如何连影儿也不知道。”

[木评：前文分明已经写明，两家之间是由于买田地的事情，而且是王成家帮助过贾府，如今王夫人所说的却是另一档子事情，此为如何原因？试思若是王夫人说是当年王成家帮助过买田地，成何事体？况且，前文已经说过的话语，又如何重复说出？大概是作者先想到王夫人的这一回复，才想到给狗儿父亲起一个姓王的名字。]

说话时，刘姥姥已吃毕饭，拉了板儿过来，磕唇抹嘴的道谢。凤姐笑道：“且请坐下，听我告诉你老人家。方才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论亲戚之间，原该不等上门来就该有照应才是。但如今家里杂事太烦，太太渐上了年纪，一时想不到也是有的。【甲戌侧批：点“不待上门就该有照应”数语，此亦于《石头记》再见话头。】[木评：脂砚斋虽定书名为红楼梦，却时时处处仍用石头记称呼此书，盖因对原作石头之尊重也。]

况是我近来接着管些事，都不知道这些个亲戚们。二则外头看着虽是烈烈轰轰的，殊不知

大有大的艰难去处,说与人也未必信罢。今儿你既老远的来了,又是头一次见我张口,怎好叫你空回去的。【甲戌侧批:也是《石头记》再见了,叹叹!】可巧昨儿太太给我的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我还没动呢,你若不嫌少,就暂且先拿了去罢。”那刘姥姥先听见告艰难,只当是没有,心里便突突的,【甲戌侧批:可怜可叹!】后来听见给他二十两,喜的浑身发痒起来,【甲戌侧批:可怜可叹!】说道:“嗳,我也是知道艰难的。但俗语说,‘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凭的怎怎么样,你老拔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

【木评:写刘姥姥先听见告艰难,只当是没有,心里便突突的;后来听见给她二十两,欢喜得又浑身发痒起来。何等真实而又深刻的心理描写,何等真切的内心体验,若非作者亲身有过此等乞讨行为,如何得知又如何能写出?】

周瑞家的在旁见他说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凤姐看见,笑而不睬,只命平儿把昨儿那包银子拿来,再拿一吊钱来,【甲戌侧批:这样常例亦再见。】都送至刘姥姥跟前。凤姐乃道:“这是二十两银子,暂且给这孩子做件冬衣罢。若不拿着,可真是怪我了。这串钱雇了车子坐罢。改日无事,只管来逛逛,方是亲戚间的意思。天也晚了,也不虚留你们了,到家里该问好的问个好儿罢。”一面说,一面就站起来了。

【木评:李煦家族中的诸弟,多有死缠烂打索要钱物者,如李煦于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写给三弟李忻的信函《寄京中三弟》:“以后切不可借我名色去借债。”(见《虚白斋尺牋》)又如《寄京中诸弟》:“望吾弟怜念老兄,不使积欠未完,丧我性命。”(见《虚白斋尺牋》)]

刘姥姥只管千恩万谢,拿了银钱,随周瑞家的出来至外厢房。周瑞家的方道:“我的娘!你见了他怎么倒不会说话了?开口就是‘你侄儿’。我说句不怕你恼的话,便是亲侄儿,也要说和柔些。那蓉大爷才是他的正经侄儿呢,他怎么又

跑出这么个侄儿来了。”【甲戌双行夹批:与前“眼色”针对,可见文章中无一个闲字。为财势一哭。】刘姥姥笑道:“我的嫂子,【甲戌侧批:赧颜如见。】我见了他,心眼儿里爱还爱不过来,那里还说出话了。”

二人说着,又至周瑞家坐了片时。刘姥姥便要留下一块银子与周瑞家儿女买果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里,执意不肯。刘姥姥感谢不尽,仍从后门去了。正是:得意浓时易接济,受恩深处胜亲朋。

【甲戌回后评:一进荣府一回,曲折顿挫,笔如游龙,且将豪华举止令观者已得大概,想作者应是心花欲开之候。借刘姬入阿凤正文,“送宫花”写“金玉初聚”为引,作者真笔似游龙,变幻难测,非细究至再三再四不记数,那能领会也?叹叹!】

【木评:1. 诗联作结:第六回延续第五回,仍用诗联作结,同时,增添回末评,确实可以视为一个新的写作阶段的界碑。

2. 回末总评: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从第六回开始出现回末总评形式。此一段回末总评未署名写作者,根据其写作风、水平、笔迹基本可以确认,此一回回末总评出自畸笏叟之手。一向所说的脂评本的抄手所为,视为臆测之语,早期脂评本并不存在抄手所为。试思畸笏、脂砚、曹霑家族三人秘密写作十余年,期间何曾有外人知道?在文字狱高压之下,不用说当时曹家、李家均为罪人家,并无雇请抄手之经济条件,更不用说,草稿期间,作者每每抄写一次,就是一次修改过程。庚辰本基本出自脂砚斋之手,甲戌本基本出自畸笏叟曹霑之手,本一回回末评语,即应出自畸笏叟之笔墨。畸笏叟即为书中贾政其人,乏于文才而重于儒道理治。“想作者应是心花欲开之候”,此为对脂砚斋赞叹之语。“借刘姬入阿凤正文”,称刘姥姥为刘姬,显示畸笏叟尚习惯于文言表达,不似脂砚斋文言白话皆

为熟稔的文风。以下,“送宫花”写“金玉初聚”为引云云,则为下一回即第七回事情,则此一段文字或为第七回回前总评。

3. 总结:刘姥姥初入荣国府,是与红楼梦主体故事不相干的情节,却为神来之笔,完成了对荣宁二府反复皴染的艺术构思。特别是从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并无血缘关系的乡村老妪眼中、口中侧写荣国府,多少脂砚斋不便写、不便说之故事、话语,均可借助刘姥姥以完全陌生化

的艺术方式表述出来。如果没有刘姥姥,也就失去了荣国府与非荣国府,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与世俗小民不同人生的对比。没有对比,也就没有均衡,也就难以呈现当下红楼梦史诗一般的宏大艺术格局。从曹、李两家家族历史来看,唯有李煦家族中有山东贫穷亲戚,也唯有脂砚斋家族有曾经为买田地打官司的陈年往事,故此书为脂砚斋所作无疑。]

[责任编辑 杨捷]

## Zhiyanzhai's Writing on "Granny Liu Pays Her First Visit to the Rong Mansion" ——A Series of the Comments on the Sixth Chapter of Jiaxu Version VII

MU Zhai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This chapter begins with Granny Liu, an unimportant and low-born person. In the story, the prototype of Wang Cheng is Li Shian, who had helped Li Xushan's cousin Jiang Chun and Jiang Huang to buy land and engage in a lawsuit. The description on "Granny Liu Pays Her First Visit to the Rong Mansion" is an inspired work, which finished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about three writings on the Rong and Ning Mansions. By means of Granny Liu,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defamiliarization, the grand artistic patter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 is presented.

**Key words:** Granny Liu; first visit; the Rong Mansion; Zhiyanzhai